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十一月辛亥梓州言知州司農卿直龍圖閣
趙尚寬卒賜錢五十萬以尚寬有功於民故也

癸丑知慶州寶文閣待制王廣淵為龍圖閣直學士再
任初議廣淵再任上曰與轉官或轉職既而曰廣淵能

了叛卒事誠不易得與轉職睦州團練推官知於潛

縣郊賣為司農寺丞兩浙路提舉興修水利

郊賣明年五月二十

三日追官日錄載上語云郊賣且勿移動按賣事訖無成故安石專以此事為出上意今不取林希野史云癸丑正月一日中旨郊賣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開奏乃赴司農稟覆賣未使浙西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古未嘗有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愁苦無訴逃移已多聞此旨如獲更生賣到郡方二日怙勢作威郡縣苦之慚沮無以自容十五日士民二百餘人詣賣方與李瑜同坐眾突入驛庭賣大駭識楊季孺及一姓王者乃以溫辭勞之曰可上廳說話二人云以公事來不敢上廳賣再三邀之二人既登眾從而排之眾問作圩不便之事賣方條陳眾隨詰之賣即入幕中取文書展示云前所行下條件尚有未盡今皆

改正衆云寺丞本以利便上于朝廷今何得却云錯誤衆大噪罵曰瞎漢誑惑聖聰欺罔朝廷罵聲喧然賣令兵士指約衆蓋前賣幘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衆人所擊虎下張燈為衆蹂踐宅門亦破季孺姪同出最後為兵士所執衆又奪去之賣遂指季孺姓名牒州根問賣曰我制使也此可謂拒捍而無臣之禮者不得以常法處之初衆詣郡投狀嚴倖令除去罵賣語遂易狀再投於州又以狀詣王漕狀首全矩年七十一又易狀以次為首郡方窮治民遂畏縮而賣便欲興役盡遣諸令出郊標遷圩地官吏愁苦忽中旨到郡令罷役盡遣諸令死灰闔郡傳之諸令鳴饒而人民皆惟叫如脫重辟按賣責在六年二月三日希云六年正月一日恐誤

河州首領轄約等來降詔以為內殿崇班本州蕃部都監仍賜姓包名約約者順之兄摩正謀主也摩正既敗

約始歸熙州聽命 內園使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
總管每年賜公使錢一千五百緡仍先借支二年先是
綏州之役達首戰有功及罷婁城堡戍達率衆護義勇
數千人南歸賊尾擊甚急達力戰破之部曲無所失威
名著於邊部故自鈐轄躡等遷擢然以資淺故令權發
遣權發遣總管自達始也 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提舉
權場賣銅錫

甲寅詔四園苑差遣不許用恩澤陳乞

此據御集

丙辰太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兼
提舉三司帳司勾院磨勘司殿中丞詳定諸司庫務利
害兼提舉在京市易司呂嘉問兼同提舉 詔涇原路
經畧司簡發鎮戎德順軍第一等弓箭手五千并景思
立所管第六將下正兵一千准脩策應熙河路以思立
向所部兵少而熙河方圖進取故命濟師

丁巳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屯田員外郎吳審
禮兼提舉淤田司封郎中知越州孔延之庫部員外郎

通判裴士傑並衝替以兩浙提舉鹽事司言延之等沮壞鹽法虧歲額也 上謂王安石曰市易賣果實審有之即太繁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并所費十減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案驗事實如此每年行人為供官不給輒走却數家每糾一人入行輒訴

訟不已今自立法數月以來乃有情願投行人則是官私利便可知止是此等皆貧民無抵當故本務差人逐日收受合納官錢初未嘗官賣果實也陛下謂其繁細有傷國體臣愚切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賣設官監商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者習見故也臣以為酒稅法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須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

賣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又珍異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滯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碎為耻者細大並舉乃為政體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視聽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則須爪甲體有小大所用不同然各不可闕天地生萬物一草之細亦皆有理今為政但當論所立法有害于人物與否不當以其細而廢也市易務勾當官乃取賈人為之固為其所事煩細故也

豈可責市易務勾當官不為大人之事臣以謂不當任
煩細者乃大人之事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
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陛下修身
雖堯舜無以加然未能運天下者似于大體未察或代
有司職未免叢脞書稱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帝王
収功當如陽之熙如陰之凝陛下于政事尚未能熙固
未能凝譬如天方春時陽氣將熙乃吹以涼風摧以霜
霰即萬物豈能敷長物尚不能敷長即何由致成實上

笑且曰買得果實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但行人皆貧弊宜與除放息錢安石曰行人比舊已各蘇息可以存活何須除放息錢若行人已蘇息比舊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須除放息錢即見今商稅所取不擇貧富固有至貧乏人尚為稅務所困亦合為之蠲除既未能蠲除彼何獨蠲除此今諸司吏祿極有不足乃令乞覓為生不乞覓即不能自存乞覓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錢何如以所收息錢增此輩祿安石又曰陛下不殖貨利

臣等不計有無此足風化天下使不為利至於為國之體推兼并收其贏餘以興功利以裒艱阨乃先王政事不名為好利也

此段朱史乃繫之六年正月七日今仍附本日

明日進呈內東

門及諸殿吏人名數白上曰從來諸司皆取賂於果子行人今行人歲入市易務息錢幾至萬緡欲與此輩增祿上曰諸殿無事惟東門司事繁當與增祿安石曰如入內內侍省吏人亦當與增祿盖自修宗室條制所減貨賂甚多故也上又曰大宗正司吏人亦宜與定祿法免

困擾宗室宗室漸有官卑及不得官者不宜更令吏人

乞取困擾之先帝每遷官此輩所乞取須數十千安石

曰宗正吏止十二三人更與量增祿即可行重法

此段朱史

乃繫之三年八月二十三
日今依日錄仍附見此

安石又言市易務如果子行

人事才立得七行法如此類甚衆但以陛下檢察太苛

故使臣畏縮不敢經制臣以謂陛下不當擾之使怠惰

因循令細民受弊也王省惟歲歲月日時無易又用明

俊民用章今陛下未見叢脞乃責市易務煩細此乃所

謂歲月日時既易士之有能有為者畏縮不敢有為俊
民與怠墮無能之人同即微而不章矣又錄屢人泉府
事白上曰此周公所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豈少
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而便於公私不知有何
不可而乃變易以從流俗所見上因言重祿法曰聞吏
舊日受賕多於今祿所得安石曰所得雖多然須姦猾
敢犯法者乃多得而懦善畏法者所得未必多於今也
左藏自来號為脂膏然招人常不足自賦重祿以來所

招人乃不闕上曰賦祿立重法兼可召得顧惜行止人

兼為免刺面所以人樂應募也

朱史以重祿法附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今仍見

於此陳璘論曰神考聖訓謂市易法苛細恐其有害細民故初欲罷之所以懷保小民也而安石則曰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神考沮抑呂嘉問所以去姦賊而養嘉穀也又之用明何以如此安石則曰俊民不章矣借典謨洪範之言以文私意豈獨此哉

戊午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環慶路副都總管竇舜卿為刑部侍郎提舉西京崇福宮先是舜卿罷環慶夜行失道墮澗中幾死以疾自請換文資故也王安石白

上曰舜卿曾為朝廷了荆湖蠻事以身親矢石定一方之難又在西方領兵亦有勞今以病去職為觀察使月請料錢二百千故不敢當乞換文資雖世俗所見亦以為舜卿須換文資不可坐受重祿如舜卿以身徇國亦粗有勞更請觀察使料錢閒坐二十年亦不過數萬貫然人情皆以為厚祿非安坐所當享今一州一縣便須有兼并之家一歲坐收息至數萬貫者此輩除侵牟編戶齊民為奢侈外於國有何功而享以厚奉然人情未

嘗以為此輩不當享此厚奉者習所見故也天命陛下
為神明主毆天下士民使守封疆衛社稷士民以死殉
陛下不敢辭者何也以陛下能為之主以政令均有無
使富不得侵貧彊不得凌弱故也今富者兼并百姓乃
至過於王公貧者或不免轉死溝壑陛下無乃於人主
職事有所闕何以報天下士民為陛下致死

庚申詔杭州選捍江兵四百人為教閱捍江指揮專習
武藝候教閱精熟於昨差屯駐京東一千人內減四百

人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提舉崇禧觀錢公輔卒 章

博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懽喜爭開道路迎所
遣招諭人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
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又言南北江事
亦各有序且言恐進奏院漏洩所奏事上令入內侍

省下文字

此據會要五年
十月事今附見

壬戌龍圖閣直學士吳中復知永興軍天章閣待制知
永興軍李肅之知青州知慶州龍圖閣直學士王廣淵

知渭州陝西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楚建中知慶州時
方議責郭遠欲用張詵帥慶移廣淵帥渭僉謂前有處
置叛卒之語用詵恐慶卒驚疑安石曰慶渭有何異若
詵可帥慶何不可帥渭上以為渭非詵所任僉以為如
上旨乃議用劉庠李肅之孫永張景憲及建中上以李
肅之非其任安石曰此數人者永差勝上曰永前帥秦
極不善安石曰差勝庠及肅之耳又曰慶與渭皆帥府
詵可帥慶即可帥渭文彥博曰美錦不可使學者製必

須經諳乃可用建中頗嘗歷西事詵在秦州亦熟秦州
事若秦帥有關用詵為允上曰詵應副熙河事亦穩審
呂公弼見乞罷令詵帥秦甚善高才則無所不宜若中
才即經諳乃可用安石曰人苟非才家事亦不曉苟才
則所至能辦事張詵在夔路了蠻事豈詵素習應副熙
河穩審又非素到熙河今諸路同對一夏國平時但以
奉行朝廷政令訓練士卒為職業職業一耳苟可帥一
路即餘路皆可上終欲留詵帥秦乃曰廣淵亦欲移令

廣淵帥渭建中帥慶安石曰建中帥慶恐不及誅建中
雖見任待制置帥不應論官職大小上曰誅固勝建中
也又曰人多非廣淵及帥慶乃能了叛卒事馮京曰廣
淵非端良故人多毀之安石曰廣淵在慶州奏事皆實
殊無詐妄論其才即素不謂如建中也彥博曰人必須
經諳事如李石被逐於太原李絳被殺于興元總為不
經諳彼處軍情耳安石曰此兩人無可悔恨自是朝廷
無紀綱不能制馭小人小人放恣所以被逐被殺豈得

云絳不經諳事故被殺若朝廷所為如此絳雖經諳事
將如彼何 命秦鳳路鈐轄周永清專提舉訓練本路
上等義勇從呂公弼請也 權發遣都水監丞周良孺
言奉詔相度陝西提舉常平楊蟠所議洪口水利今與
涇陽知縣侯可等相度欲就石門創口引水入侯可所
議鑿小鄭泉新渠與涇水合而為一引水並高隨古鄭
渠南岍今自石門以北已開鑿二丈四尺此處用約起
涇水入新渠行可溉田二萬餘頃若開渠直至三限口

合入白渠則其利愈多然慮功大難成若且依可等所
陳迴洪口至駱駝項合白渠行十餘里雖溉兩旁高阜
不及然用功不多既鑿石為洪口則經久無遷徙之弊
若更開渠至臨涇鎮城東就高入白渠則水行二十五
里灌溉益多或不以功大為難成遂開渠直至三限口
五千餘里下接耀州雲陽界則所溉田可及三萬餘頃
雖用功稍多然獲利亦遠詔用良孺議自石門創口至
三限口合入白渠興修差蟠提舉又令入內供奉官黃

懷信乘驛相度功料先是上閱鄭渠利害王安石曰此事正與唐州邵渠事相類從高瀉水決無可慮陛下若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何善如之上曰縱用內藏錢亦何惜也

癸亥翰林侍讀給事中知定州滕甫為禮部侍郎先是上批甫十二月滿二年令取旨於是執政進呈上曰誰可代甫者或且令再任蔡挺曰河北諸鎮與陝西不同二年為一任推恩太優恐合三年為任或謂陝西若無

事當與河北同以三年一任為允王安石請自今以三年為一任甫仍乞依舊例推恩上從之 詔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渭州郭達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通判秦州太常少卿馮潔已管勾機宜文字殿中丞蕭敦善河南府鞏縣主簿張續司理參軍張續勘官光祿寺丞杜純並衝替前知通遠軍王韶罰銅八斤初商人元瓘與韶以利交後投韶効用時有中書劄子元瓘不得於市易司勾當去年正月韶託以瓘諳習商販令管勾

機宜黃察因幹事入京投狀待漏院乞權依舊勾當未
報而韶赴闕改權名仲通令在本司變轉茶綵及僱女
奴與川交子五千緡并度牒置公用仲通尅留六百餘
千達知仲通違朝旨勾當即捕仲通令敦善續訊鞫得
韶贓狀又點檢官鈔歷不同奏韶侵貸官錢送仲通司
理院潔已監勘仲通稱韶借智緣銀二百兩并逮黃察
治券馬錢事連部將王君萬韶申有緊切事已遣君萬
入蕃勾當候回日發遣純奏韶託以邊事侮玩制問不

肯發遣會純遭父喪改御史蔡確就劾盡變其獄

遣確在七

月戊子

至是奏案上達反坐憑仲通虛詞指定韶罪潔已

續禁無罪命官察敦善績不申長吏取判枷考罪人純

奏韶處置邊事輕舉無謀雖會赦或去官猶責及之

朱本

云達坐奏劾王韶盜貸官錢不實潔已等以附會達推勘不直韶以違朝旨與元瓘改名及狀內虛妄具獄上雖皆會赦降去官特責之與墨本差不同今附注此上初欲候純喪除別與差遣

王安石曰純奏韶出入不明不可根勘乞更不治中書

條析問難及奏至乃略無不明之事若非純挾姦何故

如此且被旨令勘事乃言不可勘至討奄東事非職事
所預又在勘院初不知事端乃反奏韶不合誅殺不知
此是何意上乃令純依衝替例 司農寺言已定京東
路役法欲自熙寧七年推行若雇錢及役使重輕尚有
未盡委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詳具申寺從之

甲子詔賜廣南西路常平司度牒千為糴本 詔熙河
路置鈐轄二員路分四員走馬承受一員熙州通判二
員曹官三員駐泊監押三員物務監官九員 詔令皇

城使程昉河北緣邊安撫司屯田司同相度滄州界塘
泊利害及邊吳淀灘地令人戶指射栽種桑棗榆柳先
是議者以河朔地平自保塞東雖以塘泊隔敵騎而西
至滿城僅二百里乃無險可恃故向者敵入寇嘗取道
於此謂宜植榆為塞異時可依為阻固以禦奔突之患
故有是詔

乙丑知熙州王韶言招納穆楞川東瑪爾巴一帶大首領
溫布察克置等及所部首領三百八十七人各補副軍

主等職名仍第支料錢

丁卯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為光祿寺丞監荆南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贓不滿軍賊二人死罪樞密院檢詳官劉奉世黨庇親戚令法官引用贓滿五貫絞刑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失奏裁止從杖罪取勘又院吏任遠恣橫私徇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庇不案治外人莫不聞知於是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於中書中書不受

上問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官言臣等黨庇吏人與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開封府根治若臣言不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博州事官吏本無罪密院尚不合令科應奏不奏之罪上曰博州事分曉任遠事如何安石曰若言取受甚多令有司如何推究又恐新法已前于法不得受理上曰此在新法前安石曰如

此則無可推究者上曰商英當如何行遣安石曰密院
方治御史李則事商英乃隨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
御史所治誠不當不自咎更挾忿攻人豈所謂懷忠良
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臺勘劫盜李則死罪失出奉
世駁之詔糾察刑獄司劾治商英遂上章歷詆執政言
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
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上為停詔獄商英坐是與
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彥博又疑商英隱附中書故不能

平商英既坐上謂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實亦常事彥博等別有意乃以為御史欲併樞密院歸中書不知御史初無此議論也安石曰中書欲併密院果何利若謂臣與彥博等多異論故併密院臣顧與彥博合議政事姑以利害言之臣何苦欲併密院

任遠李則事商英本章未見劉孝孫栢臺

集有奏議可考蓋沂州元斷軍賊李則罪當斬審刑院大理寺皆以沂州所斷為是而刑部詳覆官陳端謂則當減等劉奉世遂舉劾詳孝孫奏議御史乃失入而實錄張商英傳乃云失出新傳又改云從輕典不知何故當求商英本章參定刪修又密院時政記十月五日御史臺坐失入李則死罪與劉孝孫合與實錄及新傳俱

不同任遠事見六年四月十三日文彥博集有彥博等
所上七章今具注此彥博等言以臺官上言黨庇密院
吏人任遠及稱樞密使副與任遠相知又引姚崇只為
庇一吏人罷相今早已面奏臣等以才薄體輕頻致御
史論奏難以冒處樞要乞便歸西府杜門待罪今蒙聖
慈特降中使傳宣各令便歸院供職臣等內訟實難更
赴密院伏望聖慈早賜罷免又言臣伏蒙聖慈降中使
促令歸院供職臣與吳充等已具劄子奏乞早賜罷免
今蒙再降中使傳宣便令歸院緣臣等被臺章所言深
切謂如姚崇尚罷相即臣之望輕德薄固難冒處機軸
伏望聖明照察祇罷免臣庶幾協中外之議又言臣以
臺官奏論樞密院事與吳充等並各待罪府第所有本
院印兩次送納中書逐次各令送納回續蒙差中使押
印付臣收管緣臣與吳充等見各待罪俟命所有樞密
院印伏望聖慈令中書收管又言臣等累違聖旨不即
赴院然事有不可須至陳論今臺官言樞密使副黨庇

吏人又與之相知漏泄上語此非人臣所可為況於備位二府者乎若二府大臣有此便當伏兩觀之誅豈可更處此位如臺官誣罔自繫聖斷二者含糊不決苟且取容不惟四方觀聽謂臣等為何人實亦上累聖德早來文字並已面納乞以臺官章疏付之有司明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望陛下幸察又言臣等累具奏聞見家居待罪不敢入院所有密院印及公事檢會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七年命宰臣向敏中權發遣樞密宣徽院公事時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皆罷寇準未謝故也自後若樞密皆罷即命權掌如此例今欲乞聖慈早賜指揮又言臣以待罪西府奏乞送樞密院印於中書及檢祥符中敏中故事權發遣樞密院公事未嘗指揮適又準李舜舉傳宣令今日且在西府發遣文字來日入見臣等以中書未肯收印實懼住滯急速文字容臣等來日入對天顏口陳誠懇乞遂前請又言臣等早來面陳誠懇乞遂前請伏蒙宣諭盡賜照察兼聞德音已

令開封府推究任遠取受及試補第充帖房事其餘所言俱無實跡更不施行緣臣等今來待罪本為臺官言樞密使副與任遠言語往還及漏泄上語只乞辨明虛實今乃聞先罷臺官而臣等所乞辨明事節却未蒙施行於理未安欲望聖慈盡以臺官所言付開封府根究臣等不敢固違聖旨今且在樞密院發遣急速文字伏乞早賜免罷以厭公議

戊辰御史中丞鄧綰言臺諫官為朝廷耳目若小有過差不少加優容使皆以言為戒非所以廣聞見也望還商英言職不從上謂王安石曰商英被劾綰乃至出涕言前此未有此事安石曰若以被劾為恥自當平時講

習文法既不能講習致有失誤安可免劾 馮京言皇城司近差探事多人情頗不安上曰人數止如舊探事亦不多藍元震又小心緣都不敢乞取故諸司不安僉言外間以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決杖故多捃撫細碎上曰初無此處分此輩本令專探軍中事若軍中但事嚴告捕之法亦可以防變安石曰專令探軍中事即無妨若恃此輩伺察外事恐不免作過孫權曹操用法至嚴動輒誅殺然用趙達呂壹之徒皆能作姦亂政陞

下寬仁不忍誅罰焉能保此輩不作姦三代聖王且不
論如漢高祖唐太宗已不肯為孫權曹操所為但明示
好惡賞罰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誕謾天下事安有蔽匿
不聞者細碎事縱不聞何損於治體欲聞細碎事却致
此輩作姦即所損治體不細上以為然

正月末巡察謗
議時政者可考

中書奏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而判
院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始祖張師顏等請以僖祖為別
廟同知禮院蘇稅請以僖祖祔景靈宮者竊以聖王用

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別宮為當類皆離經背理臣等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壬子詔書

四月三日

令學士

院集兩制議已而兩制乞與待制臺諫禮官共議之上曰人本乎初豈復議功當時合便施行不須根議王安石曰宗廟重事令兩制議之足矣上曰兩制誰欲如此

王珪曰聞韓維欲如此上曰維意謂何安石曰聞維意未以為然然不知維意欲如何恐付之禮官即更紛紛若維特有所見不妨異論何勞博引議者為助欲止令兩制議議定送禮官草儀注而已上曰善于是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皆承契稷之本統故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文王又為

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
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
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非有
功者莫如鯀而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
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然則
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以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
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
祖考也況於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此豈

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
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時皆降而合
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而不言尊有功
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推后稷以配天者
非以尊有功也秦漢以來典章殘闕祖宗廟祧始失先
王所以尊祖之意諸儒異論無所據考臣等考之經傳

質之人情謂宜以僖祖之廟為始祖之廟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無所悖戾翰林學士韓維別議曰臣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是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亦其

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盖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之始若三桓所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

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

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
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
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
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
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
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
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
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為

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為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天章閣待制孫固上議曰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不慕古而違

當世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親有疎戚世有同異此禮文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聞廼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當受饗配天此臣竊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

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之祖是未
推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
其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
祖可矣若未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
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
為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
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竊以為過矣夫本
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

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興雖略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於文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堯舜夏商之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堯民阻饑之時

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爾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而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于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響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

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
完書而禮經尤為殘蕩其後漢之諸儒髣髴聖人之餘
言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
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祖宗者
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
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嚳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
其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
達受大國是達者廼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

及魯之語則祭法之言禘魯者臣亦未敢取以為信也
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
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䟽道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
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業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
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冥稷之
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竊以為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
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
春陵而祖高帝景皇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親神

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園丘景皇帝不得與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尊奉太祖而廼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唐漢上

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與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有大功德被生

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面之尊而饗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別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

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襄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為始祖始祖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所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祔子孫可乎臣曰是不一室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已順矣蓋非所謂下祔子孫

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猶以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嚮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

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小有乖違故令下兩制臣僚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為疑乞送禮院參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納採安石等先呈兩制所議上曰韓維昨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以起為因故推后稷

配天安石曰經稱文武之功非稱后稷之功稱尊祖非
稱尊有功言起於后稷者謂非文武之功不能有天下
則不得行祭天之禮文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禮
則以后稷配天此乃所謂尊祖也上曰維又引王不待
大以為亦有待小國而王者安石曰孟子論湯文王不
待大國然後有天下前代固有不待有國而王天下者
故楊雄以為禹以舜作土上曰鯀治水或有封國亦未
可知安石曰若據書傳即封於有夏氏曰有姒者禹也

無與繇事上曰尊祖不計有功無功此理無疑安石曰
維言夾室在右自為尊處此尤無理若子孫據正室使
父祖在偏廂乃以偏廂為尊處豈不悖理又言遇禘祫
即令僖祖東向如此何以遷其主毀其廟况古無所謂
遷廟主東向之理又古者言遷主皆升合食今乃降合
食古亦無此理上曰此兩事不可明甚但疑郊配當如
何耳安石曰前代郊配亦不一如商則祖契而郊冥與
周祖文王而郊后稷不同然以理言之若尊僖祖為始

祖即推以配天於理為當先王之制禮事亡如存事死
如生推太祖之孝心因欲推宣祖自宣祖以上其心與
太祖宜無以異即推僖祖配天必當祖宗神靈之意上
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
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上曰今
明堂乃配先帝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
考配天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
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

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馮京請令禮官議之。安石曰：禮官皆無定議。惟王存與韓維意同。維本欲御史諫官集議朝廷，既不從，乃獨議此。初欲別為僖祖立廟，元絳等皆笑之。故復有西夾室為尊之說。上曰：韓維意欲求眾為助耳。然姑令禮官議之，更盡眾說。安石乃已。又呈孫固議，上復疑配天事。安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天太祖。

配天以祖非以有功若以有功即鯀以無功殛死豈得謂之有功然夏后氏郊鯀其非有功可知也上又疑禹因鯀功安石曰鯀障水禹道之是革也非因也上又疑僖祖非始祖安石曰僖祖非始祖誠是也然僖祖與稷禹事既不盡同即郊與不郊裁之聖心無所不可緣於逆順之理無害故也若藏其主夾室下附子孫即逆尊卑之叙不可不改上以為然乃不從固議今禮官并郊配別議之安石又言固謂姜嫄別廟亦欲為僖祖立別

廟此與韓維意同自古無為祖立別廟之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嫄稷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立魯廟而立嫄廟何也遂詔以維等二狀及固議下太常禮院同郊配一處詳定以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宋敏求言治平四年先帝祔廟祧遷僖祖時臣實為禮官撰定祧遷文字既有前議不敢異同今茲難以預聞詔免敏求詳議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公裕梁燾等議曰伏以天下

大禮莫重於宗廟崇孝事神以臨昭四海是以聖王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立明詔訪逮而垂為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等敢以此為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湯而有天下修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

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稷契為商周之祖其禮素定後世固無得而易之矣奉以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歷夏之世其來長遠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傳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

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已法契稷矣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處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未知更當及於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矣要

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封而抑之則前古未嘗聞也晉琅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詔書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于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不

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
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
則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之法乎若
夫禹不先鯀則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
之逆祀非尊祖之論也唐仲子陵所謂安知非夏后廟
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邪伏惟宋之為宋由太祖
皇帝應天受命首創洪業建大號于天下異乎商周之
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

親盡則遷古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扳而進之
以為始祖臣等固疑其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
初不受封引以為據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
然無疑也設欲必據此論則臣等又有可言者焉蓋三
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論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
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
下同諸侯若使廟數脩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
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則斯言

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萬世無以云報奉之以為帝始祖於禮無不宜者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祖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等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親雖盡而廟不毀

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為其國之祖
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
是謂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微之精神靈之威謂
為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遷就生說奇譎無已彌失聖人
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而張齊賢
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此前儒講之熟矣
大抵契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
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順宜必改定蓋夾

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雖無始封遠祖上為主而先公之祧不可以闕臣等參詳乞略倣此制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于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

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魏晉及唐當議遠廟之主矣魏鍾繇高堂隆衛臻皆當世名儒並云據上當遷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則遷一如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別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帝位正矣自虞喜劉詡韋泓王松之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例

改築別廟以藏獻懿柳冕王韶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
雖卒藏於興聖廟然本無異于別室也惟顏真卿引蔡
謨權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
世之論皆有考據本於經意不敢謂後世之史而一切
黜之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又曰亡於禮
者之禮况有前人商確盡理之論乎或曰別廟而登非
所謂合食也臣等應之曰夾室非便當為別廟則既正
其大節矣合食要皆孝饗之道但以於屬既尊不可寘

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別廟得禮之變復何嫌哉若云不可分食當合于太廟不惟永虛東向且使下從子孫孰為得失是則僖祖別藏列聖不動神靈安妥情文皆得其於義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廟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學術淺陋討論非長徒能述遵朝廷正失之意別白議者未通之論冀以稱上聖因情制禮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詳擇同知太常禮院蘇軾議曰臣伏聞天下大義莫尚乎尊祖天下大事莫重乎宗

廟之祀故有天下者推尊尊之義以及乎上治祖禰下以遺萬世法盛德之舉也王者必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所以別於諸侯也今聖朝未有始祖之祀於大典禮猶有所闕故相臣以為言陛下留聽而善之復下訪於羣有司豈非以宗廟為甚重改作為至難極嚴恭寅畏之意欲博問以盡臣下之慮乎而臣末學小知曷足以上當詢謀敢不論次其所聞宣究其所思惟陛下擇焉伏以三代廟數雜見于經其詳不可得而推先儒謂夏后

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竊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
歸而別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時者其於尊嚴
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於立廟或五或六或七
者所因之迹有隆殺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是以
殊時者不相沿樂異世者不相襲禮欲其事與時並名
與功偕故也秦漢而下典禮廢缺多不足法而猶有能
適變合情足以便於一時而已聖朝追原先帝事祖之
意欲盡傳聞之所及止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

又以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僖祖與商周之祖雖詒謀陰德無所先後而時有汙隆道有顯晦故其迹亦緣而少異謂宜追崇之禮因小有所損益庶乎稱情立文而為之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廟必欲奉先尊本雖隆於夏商可也若于太廟之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附于子孫此所謂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因情制禮而不踐迹者類於是矣臣維臣固謂夾室在右為尊於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

也至於郊配之禮在於太祖之世嘗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復追配而奉宣祖崇配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臣詳觀建議之文亦未嘗及追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便臣再詳祖廟之制設若聖朝不欲于太廟興作而務崇尚簡質追迹古始而參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貞元以懿獻二祖之主祔于興聖德明之廟蓋尊咎陶武昭以為遠祖之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為順也臣又伏見外傳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子孫未嘗不章

虞夏商周是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栢翳佐大禹平治水土事虞訓育上下鳥獸皆有功其後造父事周穆王為御以救中國之亂而受趙城之封子孫因以為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興聖德明之類歟若升祔僖主或因以祀栢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之比則不為下祔於子孫雖不合經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伏緣宗廟重事非小臣所能詳究敢乞聖聰垂聽咨訪大臣而謹用之若猶以為未安則臣

又聞古者有疑必謀及卿士龜筮庶人所以盡人神之意也卿士者謀于人者也龜筮者謀于神明者也今朝廷未有龜筮之官宜若可舉而行而又自咸平至有唐歷朝有宗廟疑議必下尚書省集臺省諸司百官會議而後朝廷斷而從之乞此二者付有司檢詳施行臣陋儒淺學智慮止于其所聞見至于通變達節乃聖哲之任非愚臣之所及也惟陛下裁之又言唐會要開元十年明皇特立九廟獻祖復列于正室以脩禘祫猶虛太

祖之位則是以始祧而藏於西夾為非便故復立廟正
與僖祖事體相類也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周孟陽同
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竊以宗
廟重事前代闕疑不質諸經難以折衷今檢按儀禮周
禮禮記毛詩經傳具如後按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
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
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
而生若契稷也疏云及始祖所由出謂祭感生帝還以

始祖配之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后稷與契而已其實帝王皆有所感而生也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並於親廟外祭之臣等看詳古制王者宗廟有始祖太祖之別諸侯則止於太祖無始祖也又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箋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正義云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雖帝太祖為文王也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

命之大惟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又按周頌雖之序
曰雖禘太祖也注云太祖謂文王正義云祭法禘饗而
郊稷禘謂祭天園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文
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
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又其言
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注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臣
等看詳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與儀禮之文相

為表裏又按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正義云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惟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臣等看詳王者始祖當配祀感生帝故周郊祀后稷配靈威仰也又按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

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禘郊祖宗謂
宗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於南
郊曰郊正義云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于郊祭之
前郊前之祭惟圜丘爾臣等看詳夏禘黃帝商禘饗蓋
圜丘之禘也是冬至圜丘惟身饗天下者得以配焉又
按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

天園丘以嚳配也疏云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
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郊與園丘
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園丘之禘以嚳配臣
等看詳周園丘以嚳配祀感生帝以后稷配與禮毛詩
經傳相為表裏又按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注云
遷主所藏曰桃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于文武之廟疏太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桃亦
當藏於后稷廟也臣等看詳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

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是祖考遷主不可下藏於子
孫夾室臣等參詳諸經傳古者天子必尊始祖配祀感
生蓋以追崇統系本始非謂推有功也諸侯則不然但
推始封之君以為太祖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天下
上推統系至于后稷后稷者帝嚳之子周不可以祖帝
嚳故以后稷為始祖商推統系上至于契契亦帝嚳之
子商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為始祖夏推統系禹之父
曰鯀鯀者高陽之子夏不可以祖高陽故以鯀為始祖

示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嬴政自號始皇帝漢襲秦故以高皇帝為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一用諸侯之制爾魏晉而下傳繼勿永接以衰亂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數綿久而宗祧制度多不稽古本朝藝祖平定區夏追立親廟玉牒帝系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宜矣伏請依儀禮周禮禮記毛詩經傳以僖祖為始祖祖配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停其禮自餘祀饗天地

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制別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
順臣等謹按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周以文王武
王為二祧世世不遷非三昭三穆之數兼覩景祐制書
曰太祖為帝者之祖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
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則順翼宣三祖皆在昭穆
之內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議曰臣竊以宗廟重
事禮經不完學者所執異同論議難一非上聖莫能明
斷非大儒莫能考正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智孝通神

明力救時弊鼎新朝政而廟祧之序遷毀未安覽輔臣之奏矍然發德音延訪近侍又屬諸禮官詳審採擇務從其當臣雖學不到古而職在參論今請先舉衆說之失然後博考于經折中其議一曰僖祖皇帝在七世之外禮當祧遷臣以為不可謹按儀禮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說者謂太祖始封之君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故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本統相承重始也我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與稷契無以異其可毀其廟而遷其主乎二曰契勤商十有四世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以其功之所因故推以配天焉今僖祖之烈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而欲以所事稷契而奉之於古無考臣以為王者尊本統之祖德厚者流光故上推所始非必有功與封國也不然夏后氏可以郊鯀乎三曰神道尚右夾室在西僖祖主祧藏于其中猶處順祖之右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臣以

為不可夫替其祖考之尊下祔於子孫之室而曰以右
為尚何以異堂皇正位卑者都之而列尊屬於榮廡之
間其可謂之禮乎四曰僖祖為始祖宜立別廟臣又為
不可夫別廟之制經典無文周之姜嫄則今之后廟是
也豈可以始祖之尊而與后妃為比乎五曰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其已毀既藏而遂其失乎

章衡等議
並據王珪

會要五曰下當有脫文政和會
要載羣議甚略當求別本考正

五者之說皆為非是臣

聞儀禮疏義曰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

止契稷而已詩序生民尊祖也說者謂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雖禘太祖謂文王也自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所以尊祖之意今陛下纂承大統參事宗祏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之禮伏請尊僖祖皇帝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屈以定七廟之制其于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與儀禮周禮疏義皆同說者謂祭感生帝則配以始祖

伏請自今以僖祖配饗感生帝之祀而罷宣祖侑神之
位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以稱祖宗追孝之心自
餘祀饗天地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典于情文為順臣
之愚陋據經納說伏乞斷自天心詒法萬世上既閱禮
官議狀謂執政曰士大夫好以禮文為已任故但議宗
廟事即務為紛紛馮京曰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東向
為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
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詩人稱奉璋戕戕髦士攸宜

蓋奉宗廟供祭祀當擇學士大夫之髦俊者與之從事
豈可以合野人為當上乃從元絳等初議絳等初議安
石所主也上又曰初不令議配天諸議者何故及此安
石具以白上且言本朝配天之禮亦皆不合經禮但此
事未害逆順大倫欲釐正之有所未暇耳上曰今茲當
從誰議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上曰
善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上頗難之故更以配感生帝
以僖祖配感生帝以章衡及周孟陽宋充國楊傑所議

亦與安石合故也安石又白上此事當中書具奏降詔

施行上皆從之

明年正月七日乃遷二祖及以僖祖配感生帝禮志第二卷上治平四年禮院

言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今先帝祔廟有日僖祖當祔請并文懿皇后神主祔藏於西夾室以待祔

祔祔英宗神主第八室自仁宗至順祖以次升遷事下兩制議如所言九月壬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

廟祔藏僖祖文懿皇后神主西夾室癸未遍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甲申上齋于垂拱殿乙酉祔英宗太廟上

步導神主出至宣德門羣臣奉慰如典禮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然上疑非禮乃與安石議至熙寧五年

八月中書門下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自

稷以下者非絕繫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

以如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
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
合于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願陛下近臣
詳議擇取其當詔答曰廟祧之序蓋有典彝所以上承
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宅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
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于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
宗追孝之心覽之矍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請翰林學士
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澤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言
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故也
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為別予之後
則自當祖其別予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祖契稷者
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于唐
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
繇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其上世次既

不可得而知則為始祖無疑倘以謂不當比契稷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如其祖考也況于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於祫祭之時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于此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而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推后稷以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考之經傳質之人情謂宜以僖祖為始祖之廟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大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諸侯之祖有繫一國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

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所以別也今直以契
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
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
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南宮适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
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累功德至文武
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
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
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
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豈虛語也哉國
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
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
梁赤生于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
出于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
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

為一代之太祖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于古無考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為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元絳等議非臣所知不敢同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置桃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于所立之室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僖祖之尊亦自有所伸也若以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乃繼下禮院詳定議者不一章衡等同元絳等議張師顏

等同孫固議而蘇稅又請以僖祖祔景靈宮於是禮院
復言聖王用禮固有因革至于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
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
承措之別宮為當離經背理所不敢知請表僖祖神主
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
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帝趣裁定廟議安石曰
考之先儒無說三代亦未有此比獨義理當然爾帝問
韓維以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安石曰經稱
文武之功非稱后稷之功稱尊祖非稱尊有功蓋非文
武之功不能有天下不能有天下則不得行祭天之禮
而文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禮以后稷配天此乃
所謂尊祖也帝曰維言王不待大以為亦待小國如何
安石曰孟子自以湯文王不待大國然後有天下何預
尊祖事乎且夏禹郊鯀禹非因鯀受封然後有天下前
代固有不待有國而王天下者禹是也故揚雄以為禹
以舜作土帝曰鯀治水或已有封國安石曰傳有之封

於有夏氏曰有妣者禹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王者
天太祖若以有功則郊繇豈得為有功哉維言夾室在
右為尊此尤失禮若子孫處正室列父祖于偏廂以為
尊處豈不悖理其言至禘祫時僖祖東向如此何以遷
其主毀其廟况古無以遷主東向之禮蓋遷主皆升合
食今乃是降而合食也如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以比
姜嫄則古無此禮姜嫄祿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
舞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為魯廟而立姜嫄廟
者何也帝曰郊配如何安石曰商祖契而郊冥與周祖
文王而郊稷前世郊配已不同以理言之尊僖祖為始
祖則推以配天于禮為當先王之制禮事亡如事存事
死如事生推太祖之孝心固欲推宣祖自宣祖以上其
心與太祖無以異則推僖祖配天必當祖宗神靈之意
然僖祖非始祖如何安石曰誠如此與稷禹事既不盡
同則郊與不郊無害逆順之理裁之聖心無所不可但
朝廷配天之禮亦未應禮特以無所害於逆順大倫未

遑釐正耳宜改以僖祖配感生帝帝曰士大夫以禮文
為己任故議宗廟事務為紛紛焉京曰士大夫皆以太
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
士則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詩人稱奉璋
戔戔士攸宜則奉宗廟供祭祀當擇學士大夫之髦俊
者與之從事豈可以合野人為當也上以尊祖不計功
之有無理無疑

者皆嘉納焉

戶部侍郎致仕范鎮上言伏見英宗皇

帝即位議祧遷僖祖陛下即位祧遷僖祖今復還僖祖
祧遷順祖則是僖祖長東向而為不遷之主矣太祖皇
帝自宋州節度使有天下國號為宋與高祖起漢中國
號漢正同僖祖不當復還竊見國朝大臣定謚皆下太

常尚書省集百官參議况宗廟祧遷最為大禮而未更
講論竊恐未當祖宗之意伏惟陛下特降聖旨下太常
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庶為萬世之傳不從

此據范鎮集
增入鎮本傳

但云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儔祖不當復還
乞下百官議傳蓋因墓銘也復還儔祖固令兩制議之
兩制乞與臺諫禮官共議王安石止令兩制議尋下
禮官禮官議同安石而鎮所乞又將遍詢百官宜安石
之不從也元祐元
年二月十日可考

已巳西京左藏庫使新涇原路鈐轄和斌帶御器械上
批斌數立戰功資歷已深久未擢用故也斌前為廣西

鈐轄秦鳳帥亦以鈐轄辟之廣西固請留斌詔以與廣西及是召對上曰議者謂交州可取何如斌謂取之無益願戒邊臣勿妄動上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有以也

庚午詔廣西經略司自今教閱不得追集壯丁委兩江提舉司犒設從和斌請也京西轉運使吳幾復言郢

唐均房金五州易得林木而淮南鉛銅積多若由襄郢轉致鉛銅至郢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其

利且博而中書戶房以為鉛銅於法當由水漕今淮南轉致非獨道路迂遠其間必須陸運則其費不償所得上批內庫昨以兩經優賞及頻年應副邊用闕乏若朝廷非次別有支遣必更無可應副苟如幾復言就山林可鼓鑄即且令歲鑄五十萬緡于內庫封樁既而罷之

御集云十一月二十五日下三司依戶部所申

王安石言幾復謂置監鑄錢開

闢山林可得地耕種此言不可用今岑水聚浮浪至十餘萬所收銅已患無本錢可買若京西又置監不惟無

本錢可買又餘無用鉛銅兼更誘引耕民奔赴坑冶失
本業趨末利人衆既聚即難驅逐使散京西平地尚乏
人耕種縱開闢山林豈有人治田但恐山林無人耕種
而平地之農更棄而為坑冶即廢京西農事上以為然
司農寺丞新提舉兩浙路興修水利郝亶言臣已申
司農乞將向日凡言兩浙水利文字付臣看詳或召言
者詢問如實利便及其人可任使乞令分頭主管官員
依部役官舉人依曹孝立例給請受候興修隨功利大

小等第酬獎從之

曹孝立當考又見七年十月林希野史云熙寧間凡言水利或理財或更

改利害者或胥或商或農或隸或以罪廢者使乘驛赴
關或召至中書或赴司農不驗虛實便令興役其糜費
官財興調民力不問其數微有效則除官賜金帛無效
者費調雖多不問其罪有司知其妄不詰難詰難即直
訴司農以為嫉功避事立加按劾如沈披欲築江障湖
為田徙福建民耕初信以為然眾謂迂誕駭絕事未行
披徙陝西如王廷老俞希旦陳睦盧東張靚皆新進以
農田水利為職竟無可成功張若濟知華亭言知水利
遂別創一司崑山富人郊賣以蘇田盡如江南築圩岝
召赴司農及曹孝立者亦獻水利名赴蘇經畫民懼興
大役皇皇不自安又司農賜米七百萬斛俾使者興水
利逾年無可興者司農詰責廷老乃議采石增築蘇湖
漕河塘科賦諸縣募民發掘山隴取石妨廢農事科賦
之家倍出其直受傭之戶多獲厚利此塘之作於水利

實無損益大抵以費官財勞民力者稱職上下欺蔽無
敢言希所云王廷老築蘇湖漕河塘當考年月因曹孝
立姓名初見附注此郝寬事具五
年十一月癸丑及六年五月乙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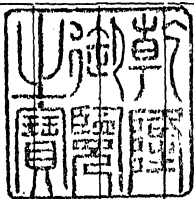
辛未詔自今諸司使副磨勘歷任中嘗以戰功改官者
轉七資餘五資其閣門通事舍人帶御器械兩省都知
押班勾當御藥院使臣等轉七資條例並除之舊制諸
司使副有戰功者磨勘改官率用常制轉五資上謂無
以褒勸而閣門兩省職事皆左右近習非勲勞不可超
躡故有是命

壬申詔乾儀州近已併廢又以熙河等五州軍為一路
通舊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軍今分永興保安軍河
中陝府商解同華耀號鄜延丹防環慶邠寧州為永興
軍等路轉運使於永興軍提點刑獄于河中府置司鳳
翔府秦階隴鳳城涇原渭熙河洮岷州鎮戎德順通遠
軍為秦鳳等路轉運使於秦州提點刑獄于鳳翔府置
司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經

略安撫司

會要在十二月
丁亥令不取

是月廢陵州為陵井監以貴平籍縣為鎮隸成都府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十二月乙亥朔詔罷諸路上供科買以提舉
在京市易務言上供薦蓆黃蘆之類六十色凡百餘州
不勝科擾乞計錢數從本務召人承攬以便民也 詔
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球武經總要神武祕畧風

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

丙子詔曰荆湖溪洞中亡命之人今日以前罪無輕重皆釋之如願居本處或欲歸本鄉各從其便如能自効顯有勞績令章惇等保明等第酬獎若敢創造事端扇搖人戶即捕斬以聞先是知辰州石鑑言昨被旨同章惇措置兩江蠻事嘗遣侍禁李資等多方以朝廷威德鐫諭諸蠻今資等言南江蠻人雖各有歸化之意而溪

洞多有向時亡命之人阻隅鬻情雖以曉諭許與放罪

尚慮懷疑扇惑別致中變故有是詔

李資事具六年正月魏泰東軒錄云

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為符錄禁咒時王雱幼小夜啼用成咒而止雱雖德之然性靳嗇會章惇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畧溪洞或云蠻人行南法畏符錄雱即薦成于章章至辰州先遣張裕李質入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欵裕等至洞而穢亂蠻婦蠻酋田元猛等不勝其憤盡縛來使剗斫于柱次至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裸而遣之願成不以為恥乃更乘大馬擁斧以自從稱察訪大師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此可考

李資事

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從知華州呂大防

請也大防因山崩陳私憂者三過計者一以為三路京

東人情剽悍最宜先慮緣邊則有城池兵械可恃之具而內郡武備素隳將帥多未選擇乞精揀三路京東守臣密付方畧姑令以備邊界為名講論守禦之策若政事稍涉撓動人情者一切緩之以俟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伺萬一有不虞則吾亦有以待之也

丁丑詔以知太原府劉庠所根括忻麟州寧化軍可耕地招置弓箭手

戊寅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

錢 編修三司令勅所言伏見齋醮式有溫成皇后張
皇后秦晉國夫人周太祖世宗梁王宣懿皇后柴太后
等忌日齋祭朝廷已為周立後奉祭享不絕而溫成皇
后於禮不當有忌乞並廢罷上曰溫成皇后仁宗朝所
行日月未遠朕所不忍王安石等對曰嘉祐中諫官楊
畋以久雨陰沴言宗廟之禮恐有未順且言城南立溫
成廟四時諏日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牲幣裸獻登歌
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畧無典據

昔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典祀無豐于昵況以
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遂改溫
成廟為祠殿歲時遣宮臣行事薦以常饌其忌日齋祭
在典禮無聞宜如令敕所陳罷去從之

已卯河北京東路提舉鹽稅水部郎中王伯瑜為司門
郎中再任以歲課增羨也

鹽稅司事
始當考

河州歸順蕃部

首領楞占訥芝為右侍禁充結河一帶蕃部巡檢太
常丞樞密院檢詳刑房文字劉奉世為集賢校理以上

批奉世自擢置樞掾奉職不苟故也 王安石白上曾
孝寬等體量河東團保甲散馬至忻州適會教義勇千
五百人作三番召見諭以朝廷所立法無一人不忻然
乞如此施行又言河東人至以團保甲散馬謳歌古人
以謳歌察民情所在而鼓舞之樂所為作也上曰人情
好兵安石曰人情大抵好勝先王能養其勝氣故可以
使之征伐上曰河東人惜財物不憚征役可使安石曰
義可以使君子利可以使小人陛下誠操義利之權而

施之不失其當賢若孔子不肖如盜跖皆可使豈但河東人也安石又嘗為上言吳審禮巡按保甲上番還言上番人多願留其較藝獲賞厚人極歆豔習武技至忘寢食上悅曰制法當使人樂趨而競奮太祖因諸營戰勝有功乃令各營升俸廩此人所以樂戰也今虎翼定奉錢五百人何所勸安石曰廼者非但兵也至於士大夫亦各自計資級資級所當得不以為恩若稍稽留便生缺望及陛下稍分別才否陟黜不復盡用資序士大

夫乃粗知有勸

此據兵志第二卷增入志無年月神宗寶訓係之五年且云安石為上言非吳

審禮所奏也今附曾孝寬言河東人悅團保甲散馬後

庚辰右諫議大夫沈立等上新修審官西院敕十卷詔賜銀絹有差

壬午前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陳升之除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樞密使大敕繫銜文彥博下遣內侍

齎詔往賜仍趣令赴闕

要錄樞密使下有初上問王安石何以處升之安石曰非臣所

敢預固問之固辭上曰與郡可乎安石曰升之以人望亦可驅使顧陛下御之如何耳恐不當與郡王安

石言麟府兵可省今內地人習兵足恃極邊又有堅城
即雖兵少西人無敢犯之理上恐兵少西人侵寇民不
安居安石曰與弱國通和厚與之財物乃更不免其侵
寇又不徹備即與和何補但有侵寇即急切與之理會
彼自不敢兵法以為無所不備即無所不寡能有所不
備者知敵之情故也今不料敵情即豈免無所不備今
日之事麟府不須厚為兵備於無事時省兵以紓民愛
惜財穀以實邊乃所以待有事也臣愚以為西事但應

接不失計即雖元昊復生尚無能為何況如今秉常孱弱上曰慶厯中麟府不過萬人今乃二萬人誠可省但得城寨堅完即可無虞安石曰要城寨堅完此豈難事但令沿邊將吏知朝廷詔令常惕懼不敢苟且即城寨自然堅完

乙酉詔廢河東太原監選本監可披甲馬募義勇願養馬者給之如開封府界保甲例以戶下稅糴折充草粟不足即通折別戶仍許裏私收折腳價錢如義勇願自

買馬及以私馬印入官者亦如府界給價錢其養馬之數毋過本監舊額馬不可給義勇者以給下軍及馬鋪其孳息牝牡就便以給河北監牧仍以緣邊次邊空閑牧地招置弓箭手見佃牧地人願充弓箭手者聽其餘地所收租撥入轉運司從河東路經畧監牧使劉庠請也

丁亥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為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馮京初欲用劉瑾王安石曰百司方賴

瑾提舉未宜差出王珪言延慶可用安石亦稱之且曰
延慶嘗修注宜與待制上從之判秦州宣徽南院使

檢校太尉呂公弼判河陽王韶取熙河公弼以本路帥

遷檢校太尉公弼自言無功不敢受不聽會疾作求內

徙故有是命尋改為西太一宮使

西太一使在
明年二月

權秦

鳳等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直集賢院張詵直龍圖閣知

秦州 詔熙河路都巡檢三員各差軍馬千人往根括

緣邊州軍不該歸業逃田招弓箭手 知太原府劉庠

言夏國與董戡結親上曰外夷合從亦可慮王安石曰
但當修政刑令中國安強外夷合從非所憂上曰孟子
言小固不可以敵大合從則大大則難制安石曰孟子
所謂小固不可以敵大者謂地醜德齊者言之故齊以
一服八則不能若克修其政刑則王不待大故曰以齊
王猶反手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復計小大又
為上言唐兩戎合從犯中國郭子儀以一言伐其交陞
下能用郭子儀之徒為將帥則外夷之交固可伐而離

之也上曰郭子儀豈易得安石曰有天下之大所患者
非子儀之徒難得也要分別君子小人而已又為上言
曹操與袁紹相抗紹地大兵衆操寡弱自不敢保勝紹
然荀彧逆知操必勝紹者以操明勝紹機勝紹決勝紹
故也既而安石又白上王中正言郢城嘉卜力足敵董
戡董戡與夏人結昏欲以兵援送借道於嘉卜界內嘉
卜以為夏董交昏即我孤立於兩間素與董戡為讐必
被攻襲明告夏人如此我必歸漢亦遣人至王韶處王

韶未敢許納臣以為宜令韶相度事機以利害諭董戰
令絕昏宜聽因可以施德於嘉卜收異時之用上以為
然文彥博請召王中正問狀乃行下許之

日錄載此事
於十二月二

十五日
今附見

己丑知太平州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張瑗奪一官坐

三舉官不當也

四年九月壬辰嘗
坐舉官不當奪官

御史盛陶言兵部

員外郎判流內銓李復圭昨守慶州驕衆輕敵以敗國
事初西人領衆號十萬築納斡堡復圭合漢蕃兵纔三

千士非素練勞逸又不敵而復圭輕脫迫遣偏將李信
劉甫种詠等連夕出兵信等告以大兵未聚衆寡不敵
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以授之信等不獲已進兵遇
敵即潰殺傷極多復圭急於自解即拘信等於寧州抽
取經畧司節制文字獄官希音回護主帥專劾信等復
圭又誣之以違節制以此詠死獄中斬信與甫而流配
郭貴等寃魂怨骨銜恨無窮始復圭敗事恍惚謬欲以
劫掠之功為幸免之計復出兵印州堡夜入西界蘭浪

和市劫掠老小數百增飾事狀論功告捷朝廷為之賞
林廣姚兕趙餘慶等又遣兵夜襲金湯會西人已去所
殺惟老小一二百人大斂邊怨已而全無斥堠致羣醜
嘯聚有酬賽之心隣路城堡皆警備待敵而復主庸駭
自如賊兵已圍大順諸壘方稍追集邠寧等兵處置乖
方故陷郭慶衛慶宗于業樂陷高敏于榆林慶之屬羌
蕩滅無幾正兵義勇死傷不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猶
輕朝廷全其首領止令安置議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

聽還近職使復圭稍知廉恥當俯伏引咎以謝生死肉
骨之惠乃敢具奏乞賞打劫蕃部時麾下偏裨文過飾
非僥倖萬一以夜襲為書戰謂敗卒為勝兵又有言不
能要結中人以致怨謗交作公然傳播玷累上德豈典
刑獨行於李信劉甫而能廢於復圭乎乞寘之散地以
協公議上語陶曰卿知李信劉甫所受劍否即復圭當
受陶曰陛下不誅復圭今日思之不能無悔復圭在朝
又將謀帥臣恐陛下後日之悔有甚於今日上曰朕向

者不知今日盡知之自有處置乃詔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周良孺根究以聞陶又言復圭罪狀明白乞先罷復

圭判流內銓然後令良孺與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從

之

元祐史官既於五年十二月已丑書盛陶疏又於六年四月乙未書之其疏則同但文稍詳耳朱史削已

丑所書并書于乙未日且刪去上語上語安可刪去也蓋王安石主李復圭故史官私為安石諱耳今復存之陶疏則但存其一

先是復圭酬獎將官李克忠金湯戰功樞密

院言金湯之役復圭盡取趙餘慶所得首級繫之克忠

其自洛河川歸慶州克忠兵又中道為敵衝斷有當時

轉運使孫坦體量狀及知延州郭遠奏具在上怒復主
詐妄王安石獨明其不然曰復主雖得罪克忠等功自
當賞上曰餘人已賞之矣克忠乃別坐罪安石曰案復
主劄子論一行將官等不為克忠一人就令克忠一人
有罪罪自論罪功自論功陛下斷克忠罪太重克忠不
合取蕃部甲原情固與取玉帛子女入已不同克忠所
以獲罪太重者正坐平時人浸潤復主以為阿黨克忠
克忠無能又作過壞邊事故常含怒以待之適會事發

故特被重斷且陞下為人浸潤游說所誤非但此一事如王廣淵慶州兵變廣淵撫定有功乃降兩官如种診得朝旨令通消息與西人議和惟不合擅牒韋州原情有何深罪乃追一官又追奪候二年與閤門副使指揮始時衆議紛然深咎种診以為當令分析者疑此事出於廣淵故也及分析到畧不干廣淵事陞下以人言衆遂行遣种診如此論者謂种診緣貪功故累國體臣愚以為妨功慢命即不可容若趣赴政令務成事功縱有

過失豈可深罪上曰當時方欲與西人議和种諤遽牒去恐西人因此更旅拒安石曰臣愚以為若中國自修政事西人和與不和非所議縱度時宜欲與之和何患西人旅拒陛下斷王廣淵种諤罪如此杜純親被旨勘王韶事陛下無故與轉一官固已非理及其奏報欺謾皆杜純奏狀內自見非因人媒孽紕摘然陛下遲疑令候服闋日行遣臣力辨論然止於衝替而已不知陛下謂种諤之罪與杜純孰重原兩人之情孰為欲沮壞政

事上曰种諤但欲了事耳有何罪安石曰如郭逵之罪固不可與王廣淵同日而論王廣淵降兩官郭逵乃止降一官上曰為宣徽使重故也安石曰宣徽使非郭逵所有乃陛下所與茲為天官天官重則報禮亦宜重今逵乃敢如此而陛下譴之止於如此何足以馭羣臣人固有恥其君不如堯舜若撻于市者如此等人豈有肯為不義煩陛下威怒如逵者乃曾盜官肉決杖豈可以待有道君子之道待之惟知畏懼乃可驅使陛下以為

遠材亦可用故愛惜之不欲深責臣恐但長遠驕陵不復為用安石言此大抵專為復圭道地也既而復圭乞降御史所言分析上曰已委官體量虛實當自見安石曰但劄與令分析若有理固陛下所欲聞若無理即復圭更有上書不實之罪上乃許之其後安石又請以復圭所分析事狀送建中等上亦許之

安石辨李克忠功罪日錄在十二月

初以盛陶章傳李復圭在二十三日今并書之盛陶再論復圭實錄在二十三日以復圭分析送建中等據日錄在明年正月十一日今亦并書之

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李中師前知河南府時朝廷初令民出錢免役中師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中師籍其戶等令與富民均出錢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比它處獨重洛人怨之中師頗厚結中人庚寅召入為羣牧使先是河南北置監牧使分典國馬中師言養馬費重請罷所置使而養馬於民不報其後卒廢南北兩監牧罷使者上問王安石曰蔡挺得景思立書言入武勝軍非因糧即大狼狽不知今有備否安石曰王韶約至

來秋乃舉事今蕃部既接續內附摩正無復能為縱少
遲亦無可虞之變上曰河州與蘭州相隣此可虞也安
石曰秉常必無能為但不侵迫彼國必不敢妄作上因
言夏人善戰安石曰夏國安能用兵但中國未修紀律
故爾如昨者慶州即可見老弱至多都無部分上曰此
非其精兵如魏太武驅老弱當敵非其所惜安石曰秉
常豈魏太武之比夏國來寇恃衆而已若能潰其老弱
精兵豈能獨留上曰夏國屢敗契丹安石曰契丹雖大

而無能以當元昊宜其敗上曰諒祚亦能敗契丹諒祚
為國主能以身先士眾犯矢石所以能率其眾勝契丹
上又曰中國亦未嘗能勝契丹安石曰勝契丹當有素
定計畧如陛下今日但憂契丹移口鋪與之計校巡馬
恐終無以勝契丹也

壬辰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呂惠卿同檢正
中書五房公事 提舉淮南西路常平司言濠州鍾離
縣長安堰定遠縣楚漢泉二堰水利至博積年堙廢久

未完復乞依宿毫泗州例賜常平錢穀春初募人興修
詔轉運副使楊汲覆視如可興修即本司官提舉

乙未知制誥陳繹曾布並為翰林學士初呂惠卿既除
都檢正欲布罷職王安石固請留布曰得兩人協濟則
臣愚短庶幾寡過上許之及是又欲留布上曰學士職
任高不可為宰屬安石又請留布修中書條例上曰惠
卿吏文尤精密不須留布也安石乃已起居舍人史
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羣牧副使曾孝寬為龍圖閣待

制同羣牧使王安石始欲除孝寬知制誥上曰恐孝寬作文字非所長故有是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呂惠卿為右正言知制誥祕書丞集賢校理章惇同修起居注 詔京西路差廂軍一千人永興秦鳳等路二千人修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寨

丙申知亳州太常少卿孫琳罷理三司副使資序知明州太常少卿趙誠奪一官並勒停鎮安節度使知鄧州李璋降授振武軍節度使知郢州俸給依初除例皆坐

舉李守蒙也

李守蒙事在閏七月三日或并入彼

右監門衛大將軍叔

蹤右千牛衛將軍叔吳各奪一官叔蹤坐誣告其弟叔

吳坐不告母而還出婢也 仁宗修儀楊氏卒贈賢妃

王安石為上言三司節畧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

中綵帛文字却奏云為礙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蓋

以內東門索綵帛作禁中上元而嘉問起請致妨闕欲

中傷嘉問且歸咎於中書立法此事不可不察也上笑

曰副使判官為誰曰王克臣晏知止上曰如何行遣安

石曰欲送吏人開封府勘斷副使判官具與上簿上從之安石曰如此等事非陛下恭儉節用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上蓋羶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橫費如此縻費欲何為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爾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陛下聖心高遠如紛華盛麗無可累心故安於儉節自

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此臣所以不敢不上體聖心也
丁酉詔留知府州折繼祖荒莊地候春首標撥與歸順
蕃部從經畧司之請也上問王安石曰見王中正否安
石曰見之問何言安石曰中正言熙河人情甚喜蕃酋
女子至連袂圍繞漢官踏歌言自今後無讐殺有買賣
快樂作得活計不被摩正來奪人口牛馬也上曰邊事
須委付不可擾之王韶等不怕西邊事宜却怕東邊事
宜每得朝旨或不應事機即人情疑沮安石曰熙州事

陛下——應副無違不知更有何事致人情疑沮昨者
詔亦無說方克武勝人人望功賞乃有朝中人書報詔
將以城還摩正人情大段疑沮王珪曰此必是聞吳充
奏乞以城還摩正事上曰由此觀之事皆在廟堂安石
曰事不在廟堂乃皆在聖心聖心辨君子小人情狀分
明不為邪說所蔽即無事不成天授陛下利勢自秦以
來未有如今日人民蕃庶內外無事天下四鄰一皆庸
愚疲弱無可敵之敵且又天錫陛下聰明亦自秦漢以

來鮮及若每以道揆事了無不可為者尚書歷代所寶
以為大訓其言乃孔子孟子所取以證事言服四鄰必
先曰食哉惟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言魚弱攻昧必先
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聖心誠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雖有如冒頓之強敵亦非所恤也
安石又白上廟堂以文書往擾邊事未若置人朝夕與
之共事以沮害之此最所宜察凡付人以一方事必使
之能制衆以義制衆則必有不獲逞者人懷不獲逞之

心而內有沮害之臣為之應內外相合以沮害其事則忠力之臣雖欲有為必不敢有為必不成矣上批李憲特與磨勘於見寄禮賓副使上轉七資為洛苑副使仍

寄資

此據御集乃十二月二十四日事

己亥遼主遣高州觀察使蕭瑜廣州防禦使王惟教其母遣安東軍節度使耶律什太常卿史館修撰韓暉來賀正旦 賜築州城部役都監楊從先等一十九人銀絹有差 詔鼎澧州自今互差文臣 權河東轉運使

工部郎中孫坦屯田郎中通判河陽李師錫江南東路

轉運副使屯田郎中韓鐸各奪一官坐為陝西監司體

量所部使臣失實入慶州兵叛不能招安也

孫坦等奪官會要云

坐不能招安慶州叛兵與實錄不同今兩存之

贈度支員外郎范祥秘書監

仍錄子若孫一人為太廟齋郎用秦鳳經畧使張詵議也詵以祥嘗經制古渭寨時拓土臨洮自古渭始故請褒之

壬寅詔廊延經畧司應緣邊災傷城寨速體量賑濟仍

相度乘人力未至饑乏募闕食漢蕃人修近便城寨及
諸工役如支常平錢穀無得過二萬貫石 詔諸路屯
駐駐泊軍回引見如有理訴許以軍頭司自陳如輒唐
突決訖降配虛妄者論如法即乞呈試武藝者準此先
是軍士引對唐突諠譁上每優容之面諭管軍原其罪
仍令衛士勿擊至是始條約之

是月置鎮戎軍張義堡廢梓州永泰縣綿州西昌縣為
鎮

是歲河北大蝗

舊紀有此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可考

宗室子賜名授官者

四十七人天下上戶部主戶一千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九丁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七客戶四百五十九萬二千六百九十一丁六百一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五斷大辟三千七百九十二人

